

送你去北京

Original 邓安庆 邓安庆 3 days ago

DENG AN QING — 邓安庆 —

小说书写者的生命中很少有所谓浪费这件事

出城

李剑青 - 出城:仍是异乡人



车子从医院门口切过去，拐上了一条小道，走了五十米，再斜穿一条巷子，到了公园的小湖边。我感慨道：“这里我从没有来过，爷，这样七拐八拐的路你真是跟在自己家里一样熟。”坐在我一旁的母亲“嗤”地一声，“他噢，当然熟！街上，他到处玩个转，几自在，几快活！”坐在前头开车的父亲没有说话。每回我跟母亲谈论他时，他总是装作没有听见。

湖畔的一排柳树如笼上一层绿色的雾，刚吐露出的新芽，一小粒一小粒，煞是可爱。阳光照下来，微波荡漾，金光层叠。湖边不少人家在自家窗台上晒起了被子。母亲说：“这样的好天儿，俺屋里的被褥应该拿出来晒一晒……”父亲突然打断说：“庆儿，真要换车啊？要不莫算了。”母亲也同意道：“这车子还能开，不换也好。”

怎么能不换呢？前段时间，我骑着这辆电动三轮车去镇上给父亲买药，从长江大堤上下坡时，车速极快，一路往下猛冲，我紧忙捏手刹，手刹却是坏的。眼看着迎面走来一个老人家，我大声喊道：“快躲开！快躲开！”车子已经不受我控制了，尤其是下完坡后，速度更快了。

那老人家慌乱地躲在一边，紧接着就要撞到横在垅路中央作为路障用的面包车上。一场车祸眼看着无法避免了。离面包车还有两米远的地方，我猛扭车头，撞到旁边的柴垛上，这才止住了。还好，我只是腿部有擦伤，如果是撞到了人，或者撞坏了车子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之前父母亲也因为车子出过事故。车子上坡时，硬是没上去，反倒是猛地往后退，最后车子翻到，驾车的父亲，坐在后头的母亲都摔伤了。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。再说驾驶座两边的车

扶手都断了，后视镜碎了一块，车厢边缘开始生锈，电池也不行，开到一半经常没电……

所以我一定坚持要给他们换辆车，但父母亲一直不肯答应。我怎么说，母亲都会说：“哎哟，还能用！换么子？我们又不做么子，将就骑，没得事。”我不管，“是我出钱，怕么子？又不消要几多钱的。”父亲接话道：“三四千块哦，不是钱？”我说：“那也不贵。我买得起。”反反复复说了好几次，他们总算是起身跟我一起出来了。

“换，一定要换。”我坚持说道，父亲又一次启动了车子。再穿过几条巷弄，拐过去，再拐过来，最后到了一家电动车专卖店门口。里面的工作人员迎了出来。看样子，父亲跟他们特别熟。

他们寒暄了几句，父亲指向我说：“他是我细儿，今天要给我们换一辆新车。”其中一位工作人员，父亲叫她小王的，大声说：“哟呀，你儿几好哦。”父亲点头笑道：“人家写文章……”我忙打断道：“爷，你要换么样的车？去看看。”

小王带我们三个人走到售车大厅门口，那里停着两辆簇新的电动三轮车，一辆枣红色，一辆果绿色。父亲和母亲摸着车厢、车座，低头又看电池，摇了摇挡板。我问小王价格，小王说：“3999元。”母亲摸车的手收了回来，低声跟父亲说：“好贵。算了。”

父亲说：“小王，我都是你这里的常客了。你价格上便宜点儿，要得啵？”后来经过几次讨价还价，再把旧车抵给他们，价格降到了三千二成交。我悄悄问母亲：“父亲为么子跟他们这么熟？”母亲说：“你爷哦，跟么人不熟？我觉得他跟整个武穴街一大半人都熟！”

去前台付账时，我看到大厅一排排电动车，出去后跟父母亲说：“我再给你们买一台电动车吧。”母亲立马说：“你钱不得开销是啵？有个电动三轮车够用咯。”父亲在一旁说：“要得要得，你妈骑电动三轮车，我骑那个电动车。”母亲瞪了他一眼：“刚才你还说不换车了，这个时候，你还想要你儿多买一辆车！”

父亲说：“哎哟，细儿有这个心想买……”母亲打断道：“哟呀！你心下想么子，我不晓得？你就是一心想要外面乱跑。现在好了，你儿出钱，你也不心疼！你就晓得玩！”我在一旁说：“妈，真没得事！又不贵。我再买一辆好咯。”母亲转身对我说：“莫听你老儿瞎说！”父亲闭上嘴，眼睛往那一排电动车扫了一眼，小王此时过来跟他说车锁的事情。

我想着两个人还是两个车比较好，又坚持道：“要不我还是一次性都买齐算咯。”趁着父亲跟小王说话，母亲把我拉到一旁，悄声说：“你爷要是那个小车哦，还不疯了？以前你哥那个小舅子的车放在俺屋里，他天天骑着往街上跑，本来身体就不好，还这样乱跑，很容易出事的。有一次，他骑到半路，身子一歪，倒在地上了，幸好有人救了他，否则死在路上都没得人晓得！这个三轮车，又大，又重，开起来没那么方便。他就不会那么容易乱跑。”母亲这样一说，我只好作罢。

我忽然发现我对父亲的生活如此陌生。母亲说的这些事情，我都不知道。他从来是一个在家里关不住的人，疫情管控最严格的时候，他都趁着我们不留意，溜出去到其他叔爷家里玩。回家后，我跟母亲都轮番劝说他，他像哑巴一样不说话，默默吃自己的饭。

而他在外面有哪些朋友，经常去哪些地方，不回来吃饭时又在哪里吃的，我其实都不了解。以前到市区照看两个侄子，他每天除开负责接送侄子们上下学，其余时间都在市区哪些角落晃荡，又认识了一些什么朋友，我也不了解。

很多时候，我觉得他很像一个贪玩的小孩子，四处疯玩，带着一身脏泥回家后，任凭母亲如何说，他都闭紧嘴巴不发一言，继续固执地守着自己的那一份隐秘的快乐。

他跟小王说话时轻松自如，神情也生动了很多。连这个我也是陌生的。母亲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，她是一个往内缩的人，见到陌生人会紧张不安。我有时候开玩笑地说：“妈，你生活在街上，也学学那些大妈们，跳跳广场舞，几好哩！”母亲忙说：“我才不要！我一个乡下老太太，么能跟街上人一样。”

她是放不开的，喜欢在熟悉的生活环境中，做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。而父亲却不耐烦那些无聊的家庭琐事，他总是好奇外面的世界，总想出去。在这一点上，父母亲会经常闹矛盾。

而我常常站在母亲这边，像个家长似的管着他，“爷哎，这是甜的，明知有糖尿病，你还吃！……风都刮起来咯，你还穿个单褂，你不怕感冒啊！……你吃饭能不能吃慢点儿，没得人跟你抢的，你吃多快，胃又要疼！……”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变得如此唠叨了。

电池换好后，父亲坐在了驾驶座上，我和母亲坐在后车厢。多了一个新玩具，父亲看起来很开心，跟小王道完别，兴奋地说：“走！我们去兜风！”这句话他是用普通话的腔调说的。母亲笑骂：“真是个神经病！”父亲不管，把车子开到大路上，熟门熟路地往着长江大堤的方向驶去。

我嘱咐道：“爷，你莫乱开！莫逆行！”母亲跟着补充道：“开缓点儿！看你开车，我一头包！”父亲说：“你们放心好咯，这里我几熟哩！”母亲哼了一声：“全中国你都熟！”父亲笑笑，没有说话。车子平顺地在大路上跑动，风柔柔地吹拂过来，四遭的市井声此起彼伏。

到了一个红绿灯路口，车子停下，父亲扭头说：“庆儿，我就这样一直开一直开，送你到北京去，要得啵？”母亲撇撇嘴，“开你个头角！莫发神经，看着灯！”我说：“要得。”绿灯亮了，父亲又一次开动车子，“我儿发话咯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！”

父亲带着母亲和我兜风

